

印尼苏岛“九·二〇”事件前后

作者：李赞民

(下)

面不改色。为了保护同志，他承认自己是抗日分子，并承担了全部责任。临刑前，他对狱中的战友们说：“如果能出去，仍要好好干下去。”1944年3月23日，年仅27岁的陈吉海英勇就义。生于苏岛的广东大埔县人杨万元，27岁时参加华抗组织，“九·二〇”事件被捕时29岁。在日军的监狱里，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却毫无收获，日军让叛徒王桐杰劝降，杨万元怒火满腔，痛斥道：“无耻的叛徒！要杀就杀，我老杨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决不投降敌人！”日军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他坚贞不屈，始终不吐露半点组织的机密。再次受审时，为了保守组织的秘密，他乘敌人不备，夺过对方的刀自杀身亡，壮烈牺牲。周斌，浙江乐清县人，肄业于南京三育大学，后南来苏岛执教。不久，又回国进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后，回苏岛。1942年和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组建反盟。“九·二〇”事件中曾成功逃脱，转年在继续从事抗日宣传中被捕。他富辩才，有胆有识，在日军面前驳得敌人哑口

无言，就是酷刑拷打也不能使他改口，审问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条“铁汉”。1945年3月7日周斌被日军杀害。

“九·二〇”事件中被捕的华侨抗日组织成员，有11人惨遭日军杀害，有7人被迫害致死，1人被捕后失踪。此外50多人被监禁，（直至日本投降才被无罪释放）他们在狱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的壮烈牺牲和英勇斗争写下了苏岛华侨抗日反法西斯斗争历史的光荣一页，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斗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九·二〇”事件发生后，尽管华侨抗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整个苏岛笼罩在日本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之中，但敌人的残暴并没有吓倒敢于斗争的抗日华侨。尚未暴露的华抗和反盟主要领导人和大批抗日志士，在当地人民的掩护下转移隐蔽，摆脱日寇追捕，并在各地发展秘密抗日组织，建立新的联络点，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在日寇严密的控制下，华侨的抗日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反盟领导下，“九·二〇”事件发生的当年就新建了遍布整个苏岛的10个抗日秘密联络点。通过新的联络点，抗日组织形成了新的组织结构，秘密对敌斗争更加高涨。通过秘密联络点形成的营救被捕同志，慰问牺牲烈士亲属，掩护抗日志士的网络，一直延伸到敌人的监狱，极大鼓舞了在狱中坚持斗争的同志。因“九·二〇”事件被敌人破坏的抗日宣传刊物，迅速恢复，来自中国等抗日前线的消息更加及时地被广为传播，成为当地群众坚持对敌斗争的力量源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苏岛抗日斗争在敌人压迫和摧残的暴风骤雨中，如火如荼，不可阻挡，日本占领军的统治在华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摇摇欲坠。1945年8月15日，在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正义力量的共同斗争下，日本法西斯战败无条件投降。苏岛“九·二〇”事件被关押和秘密抗战的华侨们终于重见天日。9月1日，被囚禁了长达2年多的华侨抗日英雄全部无条件释放，当他们走出监狱的时候，受到当地成千上万民众的欢迎。

苏岛华侨抗日斗争所表现的英勇精神，折服了进驻苏岛的联军。1945年10月22日，进驻苏岛棉兰联军司令约见华侨代表、苏岛遇难代表和烈士家属代表，将棉兰联军司令致“九·二〇”烈士家属慰问信交给代表们。次日，慰问信原文在当地《民主日报》全文发表：“抗日反法西斯之华侨战士，为支持盟国而牺牲其生命，余本人敬向先生及各家属致以最深切之同情及哀悼。彼等为人类之正义和平偿付最高代价，此种光辉之功绩与无比之英勇，将成为苏门答腊全体华侨社会不可磨灭之永恒之纪念碑。彼等之英名与盟国的英勇战士同垂不朽。”

为了表达对这些为抗日英勇牺牲的烈士的深切怀念，苏岛爱国侨胞和“九·二〇”事件的幸存者分别在武吉丁宜、先达和棉兰先后建立了苏岛华侨抗日反法西斯烈士纪念碑。武吉丁宜是11名烈士就义的地方。该地的纪念碑建于1953年，碑上镌刻着“苏东华侨反法西斯十一烈士纪念碑”。先达是囚禁苏岛抗日华侨的日本法西斯监狱的所在地。

该地的纪念碑也是建于1953年。碑石简朴庄重，上面刻着“九·二〇烈士纪念碑”八个红色大字。

棉兰当时是华侨抗日秘密活动的基地，又是苏岛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印尼第三大城市。在这里建立一个“九·二〇”烈士纪念碑，其意义和影响就更大。曾是华抗成员的卢华汉先生和一些爱国侨胞筹集了一笔款项，在“九·二〇”事件四十五周年纪念日（1988年9月20日）建成棉兰纪念碑。它矗立在离棉兰约14公里的地藏殿墓地。碑顶是琉璃瓦，具有中国民族建筑的特点。碑石是黑色的大理石，上面刻着“万世流芳”四个大字和14位殉难志士的名字。

日前，本文作者见到印尼归侨吴汶成同志，其父亲曾是“九·二〇”事件被捕的抗日华侨。吴汶成告诉我，几乎每年他和弟妹们都去印尼苏岛“九·二〇”纪念碑祭奠烈士。他说，每次他都看见纪念碑前都站满了瞻仰烈士的华侨和摆放在纪念碑前的无数支鲜花。

（作者系天津市侨办宣联处处长）